



金利斌



这是内蒙古土默特右旗福禾豆业厂区内一辆焚毁的奥迪车,金利斌在这辆车里自焚身亡(5月13日摄)
新华社记者 严蕾 摄

“亿万富翁”自焚调查

- 每天一睁眼,就增加100万元债务
- 曾算计一港商,结果人家没上当
- 留下15张银行卡,加起来只有3700元

近期,身披“内蒙古自治区百强企业”“2008年感动包头人物”等桂冠的“亿万富翁”金利斌,突然在奥迪A8座驾自焚,引发社会一片猜疑。一位“功勋企业家”竟自焚身亡,是什么重压让他生不如死?又是谁逼他走此绝路?金利斌之死发出什么警示?围绕一系列问题,记者进行了详细调查。

恐怖 “每天一睁眼,就增百万债务”

查阅金利斌的惠龙集团公司网站,会发现公司对外宣称资产已达25亿。然而金利斌死后,相关调查显示,从2004年开始,金利斌就以高利息为诱饵,公开向社会非法集资。2008年未经工商部门批准,即打出“惠龙集团”公司旗号,成立了4个融资部,以月利息三四分、甚至一角钱大肆集资,金额高达12.5亿元。

高利息大大超出了企业承受能力。今年1月,惠龙集团因资金链断裂,不仅无力返还利息,而且拖欠员工工资。

他每天一睁眼,就增加100万元债务。”包头市公安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副局长曹春说,惠龙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属于单位犯罪。金利斌4月13日自杀后,警方正式对惠龙公司立案调查。

记者采访发现,金利斌工人出身,下岗后靠贩运有了一点积累,便注册了包头市惠龙公司,开始代理伊利酸奶、蓝带啤酒等名牌食品,获得了丰厚收益。其妹金利敏说:“他特别想做李嘉诚那样的人,有一阵子天天看《李嘉诚传》。”

为迅速膨胀企业,金利斌不再满足物流批发生意。尽管他不熟悉洗浴行业,但认为挣钱快,就投资搞惠龙洗浴城。”曹春说,自有资金不够,他就以高息向社会非法集资。2004年惠龙洗浴城开业了,每张门票28元,还带自助餐,因为有利贷,只能惨淡经营。

但“膨胀欲”让金利斌认为是洗浴城不够豪华,于是再次非法集资搞了第二家洗浴城。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又办起了休闲会馆、香格里拉大酒店的KTV歌厅、大理石矿、萤石矿……数年间,高利贷犹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非法集资参与者达四五千人,他每天过着拆东墙补西墙还钱的日子。

记者采访发现,从2008年起,金利斌为了弥补资金缺口,黑钱、白钱都敢高息吸纳,非法集资规模达到高峰。截至今年5月9日,警方共接待非法集资参与者报案1500多名,报案总金额约6.1亿元。

还有6亿多没主儿。”办案人员莫日根分析,不能排除有“黑钱”通过放高利贷“漂白”。司法审计发现,惠龙公司账户上有1.5亿元是以“金利斌”名义集资的,利息也是金利斌“领取后再转交第三人”。

债主们排队等着要钱,集资款不等入账就分了。”惠龙公司财务总监王静说,2010年下半年,惠龙集团资金来源枯竭。今年4月中旬,一些“惹不起”的债主的债权到期。

计算 头脑发热乱花钱 曾想“挖坑”埋别人

惠龙集团执行总裁孙绍黎认为,金利斌如果安分地做物流批发、经营超市、代理名牌食品,就是一个真正的亿万富翁。可惜,他走了一条非法经营之路,用非法集资、高利贷壮大自己。他说:“尽管集资数额巨大,但大多数支付了利息,能用来投入实业的很少。”

2008年初,被高利贷逼入绝境的金利斌,决定找“高人”指点个好项目。这位“高人”曾是内蒙古某乳品企业的高管,在北京经营一家小型豆制品企业,他劝说金利斌:“豆制品是国家扶持的农业项目,如果做成行业龙头即可上市。”金利斌如获至宝,一个上市圈钱甩掉高利贷包袱的梦想迅速形成。他不仅以高利贷买下这家豆业公司,还决定投资4亿元建设“中国福禾豆业生产基地”,并喊出一个雷人口号:“做中国豆制品行业的伊利!”

惠龙集团办公室主任王文峰说,福禾豆业于2009年3月施工,2010年3月投产,陆续上了豆腐、豆浆、豆芽、豆渣4条生产线,当年亏损1000多万元。但金利斌不在乎是否盈利,而在乎是否能上市圈钱。于是,福禾豆业在香港进行了上市登记。

香港登记是想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包头市金融办

有关负责人说,但这事不能光凭想象。因为上市圈钱无望,最终福禾豆业的土地、厂房以4000万元抵押给了一家典当行。

为了得到一个喘息机会,金利斌决定托人从银行贷款还债。终于,某银行同意给1.25亿元的“承兑汇票”贷款,但有两个条件,一是用福禾豆业的土地、厂房抵押,二是其中7500万元存在该银行。莫日根说,惠龙公司一位部门经理找人借了4000万元,先从典当行赎回福禾豆业的产权证明,再抵押给银行。4月8日,金利斌能够动用的5000万元刚从银行账户转到企业,就被那位部门经理将其中的4000万元及利息提走,剩下的300万元又被高利贷债主瓜分。

巨额贷款在公司账户停了一天就没了,金利斌只好把最后的希望“押”在一位港商身上。他给这位港商挖了一个“坑”——投资5亿元,占有福禾豆业20%的股份。4月12日,港商应邀而来,但最终没往“坑”里跳。

4月13日凌晨,金利斌留下一封怨天尤人的遗书,一把火烧了自己。案发后,警方查其遗物发现,金利斌的15张银行卡里,加起来只有3700元。

反思 “荣誉”全是买来的 相关部门视而不见

在金利斌的办公场所,处处可显财富和荣誉的影子:室内不仅有“桑拿房”,电话都是镀金的,甚至连墙上的地图用的也是金色材料。办公楼大厅里本应陈列工艺品的书架,摆放了形形色色的奖状,办公桌上、窗台上、墙壁上……到处是奖杯或与某领导合影。

“内蒙古自治区百强企业”“2008年感动包头人物”“包头市十大财经人物”“重点龙头企业”……几十个荣誉证书和奖杯,不仅让观者眼晕,也让金利斌迷失了自己。

没有一个荣誉是白来的,少的几千元多的8万元。”一名公司高管说,某媒体在包头市举办一台晚会,唯有金利斌拿100万元“冠名”。后来这台晚会还差200万元,又是他拍脑

门给的,那可都是高利贷啊!”采访发现,福禾豆业尽管亏损,却养了一个“艺术团”,惠龙集团还办了一张企业报,每期印数1万份,其中8000份赠送包钢职工。此外,金利斌还有地方兼职。

金利斌之死,警醒的不仅是企业家。明晃晃的光环晕了金利斌,蒙了地方政府,也坑了众多非法集资参与者。

有关专家提出,一些地区近年来非法集资泛滥,相关部门却视而不见,甚至有少数干部给非法集资者送“荣誉”,掩盖真相。这种害人害己的乱象有蔓延之势,甚至在部分地方成为“公开的秘密”,不出大事就没人管,亟须引起有关方面重视。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汤计 严蕾 林超

教育部首次回应清华“真维斯楼”事件: 高校建筑冠名 应征求师生意见

针对目前备受关注的清华大学“真维斯楼”一事,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昨天首次回应称,对于大学教育建筑物冠名一事,教育部确实已经没有审批权,但建议学校为捐赠方冠名时,应征求广大师生意见。

续梅表示,1997年,当时的国家教委曾有相关规定,原则上不允许企业或个人冠名,特殊情况要上级批准。

到2004年,国务院取消了教育部的这项审批权,目前对于高校建筑物的命名,教育部确实没有审批权。

续梅表示,依据《捐赠法》规定,捐赠方可以享受一些捐赠工

程、项目的命名权利。

对于企业和个人的捐助助学,续梅表示,教育部对此表达感谢,同时也希望捐赠方和受赠方可以协商好如何冠名,并建议学校在处理此事时最好能够广泛征求师生意见,达到理想结果。

昨天上午,“真维斯楼”事件再起波澜,“真维斯楼”四个大字下方的英文“Jeanswest Building”被动了手脚,最后一个字母“g”不知被谁偷偷揭掉了。有人认为是学生所为,但此说法未得到校方证实。

此外,昨天上午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表示,正对此事进行调查,近期内不会重新挂牌。

据《法制晚报》

》相关新闻

回应南科大教改 称要依法办学

据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27日就南方科技大学筹建等相关情况答记者问时表示,凡是符合教育规划纲要精神的改革,不管是高校还是中小学,教育部都会大力支持。

续梅说,教育部已经在去年经过专家评审,在评审基础上,同意南方科技大学进行筹建。同意

筹建,就代表教育部支持南方科技大学将来在筹建的基础上能够开展一些教改方面的探索。同时也希望广东省、深圳市能够给予学校大力的支持。

续梅同时强调,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以制度来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为规范收费行为,卫生部要求:

医疗机构应设立价格管委会

据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 周婷玉)为规范医疗机构收费行为,卫生部制定了《医疗机构内部价格管理的暂行规定》,并于27日印发。

暂行规定要求,医疗机构应当建立由机构领导、价格管理部门和有关医药物资采供部门组成的医疗机构价格管理体系,科学管理、合理控制医疗服务成本;应设立价

格管理委员会。

医疗机构价格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根据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有关价格管理的规定,研究制订医疗机构医药价格管理制度、考评指标及奖惩标准,并负责组织实施;对医疗机构价格执行情况进行指导、协调、监督和考核;讨论、决定医疗机构收费管理机制等重大事项。

抚州爆炸案死亡人数增至3人

新华社江西抚州5月27日电 江西抚州“5·26”爆炸案件死亡人数增至3人,新增的一名死亡者系26日晚抢救无效在医院死亡。

26日上午,位于临川区的江西抚州市检察院、抚州市临川区行政中心、临川区行政中心东边区药监局旁边的马路先后发生三起爆炸。

紫藤苑小区居民的好兄弟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有个居民小区,名为“紫藤苑”,获得的荣誉奖牌,满满一面墙都挂不下。这是远近闻名的全国文明、平安社区。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就在12年前,这里还是个涉黄涉赌的重灾区,天一黑,连出租车都绕道而行……12年的巨变堪称现代传奇:从乱到治,居民结构并未发生变化,小区却从一个灰色情绪的“发酵场”,变成一个阳光灿烂的和谐家园。

探寻传奇背后的秘密,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小区党总支书记杨兆顺。

把居民当成自己的兄弟

今年57岁的杨兆顺很自豪,他说,紫藤苑小区6000多居民“都认识我”。

紫藤苑的居民都是从上海当年棚户区“两湾一宅”搬迁过来的。1999年,杨兆顺出任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一摸底,大吃一惊:6000多人的小区里,下岗待业人员810人,各类持证残疾人员191人,经过医学鉴定的精神病患者88人,吸毒者43人,受到行政拘留以上各类处罚的332人。“在上海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小区了。”时至今日,杨兆顺还这么

感叹。记者发现,杨兆顺与小区居民打招呼比较特别,很少有人称他“杨书记”,也很少直呼其名,而是彼此叫“兄弟”。

他确实把居民当成自己的兄弟。老夏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1999年,他刑满释放回到紫藤苑,单身一人,找不到工作,父母也不愿接纳他。他心情沮丧,毒瘾又犯了。

杨兆顺找上门来,见他这模样,索性住到他家,严防死守,不让他碰毒品。老夏毒瘾发作,杨兆顺把他捆在椅子上。老夏大小便失禁,杨兆顺替他洗裤子,硬是帮他戒掉了毒瘾。

最大范围调动群众积极性

紫藤苑小区有个闻名遐迩的“红孩子”活动。每年寒暑假,杨兆顺根据兴趣爱好将中小生编成红孩子广播站、红孩子读书会、红孩子合唱团……解除了家长最担心的寒暑假孩子没人管会学坏的忧虑,而且“小手牵大手”,将身边的大人也带动参与进来。

社区有些居民非常反感广播,认为打扰了他们的休息,但是,当广播传出孩子甜美的声音“现在红孩子广播开始了”,没有一个居民来吵闹的——因为小广播员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孩子。

“光靠一个人,要管好小区是不可能的,关键要调动小区尽可能多的群众的积极性,把大家都发动起来了,小区自然就和谐了。”杨兆顺说。

新华社记者 肖春飞 李炼